

安雅堂未刻稿卷第七

萊陽 宋 琬 玉叔 著

書

答江寧陳太行太守求文書

從來龍象之興必得慧業名賢居邦伯之位者脩其廢  
墜然後宗風無隕法海常流伏惟閣下以再來金粟宰  
六朝禪誦之都當簿書蠶午之會廼能振舉前功式還  
舊觀諒彼天人皆大歡喜至若碑版高文自宜匠心獨  
運猶復謙讓弗遑詢諸下走殆所謂擺工僦之指而責  
賤師以代鑿也聞命徬徨泚然汗下旣乏王簡棲之精

言又無蘇子瞻之妙義將何以仰副德音鏤金石而懸  
日月哉然旣承諄諭敢不勉竭蟲肝容當閉閣齋心收  
視返聽創成小藁以待大宗工青黃而丹蘄之或萬一  
有當乎率爾暫報臨筆慙惕

寄祖堂石公書

禮足歸來歡喜無量然夢想威儀倍增愴悅昔孔惇之  
一見法崇留山三載以爲傾蓋於茲不知老之將至今  
相違咫尺乃不能再展法幢晨興覽鏡未嘗不自憎其  
面也前茲里句聊寫皈依之愫山中信宿復成近體三  
首錄呈左右以代問訊但弟子素昧臨池勉強作書如

牽犍牛上枯樹然不敢倩人代草者以其涉于僞也吾  
師覽之得無拈花微笑乎

答方麗祖書

頃從鄭汝器所辱賜書翰獎勉過甚逾乎涯涘讀未終  
篇忽已汗漬絺綌矣晚秀堂集乃生平夢寐所欲一見  
者小寓姚園有樓最高南眺牛首北瞻鍾阜空濛蒼翠  
霏霏襲人是日命一童子堅守梯戶客至謝去因得晨  
夕坐臥如對其人僕嘗以爲文章之柄至明而易歸於  
布衣盧柟徐渭身未嘗管半通之綸也抑且扼塞輶軻  
發憤以死今取其遺文讀之其光燄氣魄視王李諸君



子爲何如哉先生以雋上之才淹通乎六籍其取材也博其立旨也深當今之世執壇坫者非君而誰至于僕者亦嘗從事于斯路矣惜也少壯之年沉埋帖括幸而通籍復爲簿書車馬馳驅紛然耗亂其聰明辛丑以來陷身幽阱譬如大估揚帆飄落羅刹鬼國雖一晷刻亦難堪忍而僕以月計之則二十有四以日計之則七百有三十竊喜本朝功令不禁人於請室讀書遂借古人所作醫憂遣日當斯時也甲士數人朝環夕守猙獰雜沓喧呶萬狀而僕視之目若無睹暑雨祁寒家人以絕糧告不問也一二日閒守者告曰今者棄人於市凡若



千名越一二日又如之不問也甚且西曹斷獄不揆情實奏當之文有曰某雖無罪但臣等揣之以爲可殺或有預以告子者曰君之事敗矣且奈何不問也蓋知其無益雖呼號叫跳仰籲天而俯叩地容得免乎

天王聖明嘗其無辜收魂召魄復爲完人甫脫赭衣茗中之獄起雖校之家禍猶癬疥乎而率率羈維忽復三載人生幾何而乃從泥犁樓炭虎鬚梟吻中覓生活耶僕嘗自咤亦不意其尚在人間也放逐之餘得以縱觀東南山水不可謂非吾君之賜但視此七尺已爲剩物故凡歌舞玩好可驚可愕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者惟

朋友一倫則有不能忘情于中者以爲四海之大吾安  
得素心之人而友之今先生亦以不一見僕爲悵嗚呼  
何其有同心也哉陳思王之詩曰何必同衾裯然後展  
慇懃古人或千里如同室或對面若九疑其所貴者自  
在不繫乎見不見也辱委序文不敢以樵不文爲解然  
須俟之異日今以未刻古近體二冊倡和詞數闕請正  
又賢主人以藏經殿記見屬舍大匠而問執削之人斯  
亦異矣況佛教之文昔人所難先生痛加繩檢或有數  
語可采者否僕旦夕將赴吳門思欲一把臂爲快或不  
妨言之賢主人范孟博豈有他乎書以代面主臣主臣



寄吳梅邨先生書

僑居茂苑得奉清塵方期長侍函席飫聆緒論飢來驅  
人攜家三泖譬彼浮雲茫無根蒂客子之苦良足悲也  
恭聞車騎近駐茗溪亟欲同家旣庭躡屨追隨爲道場  
浮玉之游況賢主人風流好客朝賡夕和甚快事也奈  
此間尚有牽絲願莫之遂靈隱願公云先生不日且至  
或天假之緣得於六橋三竺間趨陪杖屨亦生平之至  
樂矣茲有先兄九青之子摠以其父在淺土匍匐二千  
餘里欲以麥舟之誼邀惠於盧澹巖公祖雖澹老古道  
照人諒必慨然而攄伶仃孤蹠羞澁難前聞先生駕在



咫尺大喜過望伏乞惠賜手書剴切致之俾司空夫婦  
遺骸得就一坏之封則雲天之誼與澹老均載其半矣  
某謏陋不文昔年蒙賜弁言方欲授梓而大難忽作圖  
書散失遂亡其稿原本諒在笥中乞命小胥鈔付但已  
閱數稔情事頓殊若得更惠一篇則所以榮僉父者至  
矣因便寄候兼布鄙懷旦夕冀展清光不勝翹瞻之至  
上盧澹巖大叅書

嘗讀漢史至揚雄李固之死門人侯芭董班輩爲之負  
土成墳收骸營葬而王成者撫遺孤於傭保之間卒能  
克紹衰宗義同嬰杵宋范忠宣遇石曼卿之喪率麥舟

以飲助之嗚呼古人於師友之倫何其篤厚若此也哉  
雖然數千百餘年以來世之爲師友者多矣求其慕義  
強仁如前所云者寥寥無幾蓋必有大君子焉力行古  
人之道而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初心斯足以維世風而  
繫名教於不墜伏惟閣下以名世大儒所至惠聲洋溢  
自矜寡孤獨之民莫不仰霑霑澤者讀回照堂集至於  
感鬼神而形之夢寐雖往古所載反風喫酒之異何以  
過焉信所謂行古人之道者矣痛念先兄少司空九青  
先生與婁東梅村吳公校士貴鄉歸而語琬曰三楚固  
多奇士如盧君者指未一二僕也爾時琬方弱冠聞已

知閣下非常人矣不意運逢百六遭罹閔凶先太僕與  
司空同日俱盡藐孤攄之生纔八月耳甲第連雲燬於  
一炬圖書充棟散作飛烟未幾而滄桑告變雀鼠相尋  
寢邱之田斥賣畧盡比攄舞象之年已蕩然爲婁人子  
矣職茲之故司空尚在淺土今二十有六載矣馬鬣未  
封狐狸穿穴牧豎樵兒過而隕涕攄人子也何以爲心  
況家門日就衰落不免有葛衣練帔之泣况廼襄大事  
乎將伯之呼不能不惟執事是賴矣夫癸未破城之慘  
不減李太尉都市之禍也而以文章節義黑頭卿相之  
榮身歿之後至於暴露荒原如此之久其視石曼卿爲



何如者因思丙子之役先司空與梅邨芝麓兩先生同  
事棘闈珠聯璧合可謂盛哉今兩先生或身依日月或  
志在林泉皆壯健無恙歲時寒暖閣下所以事兩先生  
者甚厚而司空獨早年下世不得見閣下位望之翕赫  
豈非賦命之不同而可爲歎歎泣下者歟今藐孤據匊  
匊二千餘里來至琬所泣而言曰先人兆域未卜據之  
罪也今將進謁盧公叔父盍同據一往屬琬有武林之  
行弗克親造階墀聞梅村先生方在茗中因敢薰沐致  
書而並祈先生一言爲之介伏望閣下篤念淵源之誼  
宏施錫類之恩多方區畫惠以千金俾得歸營松楸克

安先靈長以之血既藏溫序之魂無憾司空有知自當  
感泣九原而閣下雲天高義將與侯芭王成媲美千古  
忠宣之惠未足比擬也極知清暑如冰安得長物然須  
之月日在閣下之畱神否耳倘且夕光膺內簡下有如  
脫文嚴挈老非不殷殷注念也而心長力絀不如閣下之得  
行其志失今不圖他日將有見義不爲之悔焉諒閣下  
必掀髯投袂踴躍爲之勿俟禱祀之畢矣

薦筠士上人於堯封斷和尚書

火雲蔽日冒暑遐征知我者曰情非得已不知我者謂  
名根未斷何如一瓶一鉢從吾師於清泉白石之間乎

茲有雲間苾芻宗渭曾在百花小寓禮足三匝家本玉  
峯舊族幼而從師於超果寺性耽經史雅號淹通詩則  
追步皎然畫亦規摹北苑葺城士大夫無不樂與之游  
者自覲威容以來嗒然如有所失陋雕蟲之小技傷歲  
月之易流寤寐咏歎繼以悲涕今乃辭其本師皈依法  
座匍匐二百餘里謁第一言爲介其求道之誠有足多  
者因念法幢所建賢智景從掃地焚香無非妙諦搬柴  
運水並有神功而渭也雖慕仁風未闡了義非得導師  
悲憫示以津梁何由而登於彼岸乎伏惟和尚嘉其嚮  
往之殷賜以金鑰之路雖末學不容以躡等而懸解實



本於慧心將來南嶽一燈克堪付託未必不在於斯人也支公相鶴別有精賞正法眼藏諒能遇之儔伍之外豐干饒舌第覺多此公案矣

借笑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僕性畏熱避之如仇讐以市廛喧隘故逃之舟中陽鳥爲虐湖水如沸若大白鷗鄉幾無安放四大處佛閣左側水檻芙蓉田田與繩牀相接每坐其間思爲葉中游魚那可遽得倘蒙見許此夜便攜枕簟信宿清涼國土須菩提於意云何

約王仲昭張鄴仙看花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魯靈光也亟欲一往而門下以花  
信尚早爲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蘗辛稼軒所  
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熳則風韻都減故  
雖怪風疾雨亦當攜臥具以行僕已借得葛生蹇驢期  
門下於西谿橋下矣

與李鏡月

飲食教誨往復流連珠湖千頃未足喻此深情也感謝  
感謝佳篇盥讀爲之頰首至地治水書敬錄一通真不  
減班掾溝洫志也先太僕治清節畧伏望加之潤色附  
名天壤此誼可忘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今朝風遊不

能解維問吳水部索縉夫數名竟不可得其受制于同  
事可知檣鳥之尾畧轉卽放棹矣弗及再辭臨發曷勝  
依戀

與孫無言

每到廣陵輒蒙繾綣之雅殷殷勤勤迥出常情念此遠  
別殊不可爲懷也將至八寶始將一切文逋信筆了之  
以是日天清氣朗盡掃炎蒸陰鬱之惡故興會所至不  
能自己耳黃山詞六年夙諾今方有以報命衰遲慵懶  
於此可見足下之歸遙遙未卜更過六年詩與文且費  
數年之載恐畏公重累愈歸不成矣笑笑



賀慕鶴鳴新任方伯書

有不世出之才斯有不世出之遇古之人則旣然矣而今復于閣下見之錢唐之政上軼兩漢之循良乃主爵者不以之居掖垣省闈之班而勞之以簿書筐篋且當瘴海殘創之區洵可謂用違其才矣然閣下一旦銜命萬里以其身探蛟鼉不測之窟迺能履險如夷具得其要領而還此其智豈出班超傅介子下哉

聖天子知人則哲毅然獨斷不待廷臣之請授以方岳之任漢宣帝唐宣宗而後數百年無此快舉矣非閣下之忠猷亮節何由而致此也哉夫方伯之任於部內無

所不統然撮其要曰察吏安民理財三者而已三吳之吏未始無賢者也然而多則二三年少則一二年輒罷去甚且一邑中有舊令數輩羈畱不去者不苦於任內之錢穀而累於前官之拖欠陳陳相因遂成雞連之勢一也三吳之民號稱殷富數年以來閭左蕭條一苦於米價之太賤租稅而外不足餬其八口一苦於獄訟之繁多片紙到官身家爲之立破二也三吳之財於天下稱饒焉惟正之供數倍他州而額外之徵罔知紀極反裘負薪毛其安附乾澤求魚後將不繼三也夫庀瑟不調工師必改其絃沉疴欲起良醫須善其方此固吳都

人士引領以望新恩之沛而閣下夙饒經濟諒已籌之  
熟矣第昔年蒙難備極荼酷當危急之秋荷周全之德  
銘心鏤骨雖寐不忘數年來飄泊江湖無一善狀惟丙  
午以後連舉三豚於吳門乃生平一大快事今因北上  
暫寄此中雖未受屢爲氓實之在樾蔭之下敬揣下走代  
叩崇墀不腆芹私聊申履賀伏惟俯賜汪涵榮藉多矣  
上孔心一少參書

魏博雄藩畿南重地自閣下下車之後頓爾改觀春溫  
秋肅陽開陰閉墨吏解望風之綬黔黎游化日之中韓  
退之有云行事適機宜而丰裁可畏愛斯足以當之矣



欣羨欣羨第畏熱舟行不意漕渠淤淺屈指月餘始至  
任城過此則順流而下月杪可以入都惟是炊珠燔桂  
居大不易其何以手援而力拯之乎太守周君翁與之  
交有年矣古貌朴衷洵涸無華之吏聞其爲政清慎  
端勤叨在宇下知自有鑑衡第素蒙高誼爲之誦緇衣  
之章焉湖上佳咏爲唐宋以來絕唱秋山大伾之間又  
當有攬轡登臨之作矣拙刻二種乃近日災梨者附呈  
一噓不堪以之覆瓿也

與趙部臺公子書

恩師坐鎮南服殆將十稔深仁厚澤久道化成旣紆

聖天子南顧之憂兼造億萬姓無疆之福方期長享遐  
齡入參密勿海內蒼生咸臻壽域何意白雞入夢奪我  
元公朝野爲之震驚士民莫不雨泣至弟鼎鑊餘生蓬  
蒿陋質素無蟠木先容之資而蒙國士品題之賜旣瓦  
全其名節復拯卹其飄零飲食教誨真不啻顧復而拊  
摩之此段生成大恩無日敢忘嗚呼庸詎知幕府省觀  
之年卽兩楹永訣之日哉一聞仙訃五內崩摧當卽爲  
位於寢失聲長號者累日猥以家門有急言返故園今  
且勉圖小草叩闕陳寃坐是羈維弗克匍匐几筵灑此  
一腔血淚敬陳楚些薄貢生芻望風酹酒稍展哀悰伏

乞叱名總帳之前庶幾鑒格於九京乎防風後至擢髮  
無以自文並祈曲賜矜原爲荷老恩師生爲上詰沒爲  
明神易名之典允愜輿情煌煌褒贈備極優隆老世兄  
孝思克展式慰尊靈所當節哀順變以紹休先夫子未  
竟之志是弟所惓惓致祝者也南望江天可勝哽咽

與程道微

頃過珂里再挹蘭芬猥承賢喬梓惓惓高誼久而彌敦  
至於先人祠宇復蒙慨賜照拂從此得所憑依庶免風  
雨鳥鼠之患此而可忘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工人製  
像諒已將次告成但鬚眉神采須與畫像無二方稱妙



手而衣冠舄履亦彷彿古制庶乎威容儼雅使人瞻望  
如生此不佞區區人子之懷而仰望於贊襄者也堂柱  
欹傾似當易以新材而增廈三楹尤不可少目下堅冰  
且至未可經營統候來春當再圖鳩僦耳

答曹峩翁書

今茲酷熱古所未有爍金焦石未足爲喻邸中屋廬庫  
淺一食頃屢易其坐然而披衣淪茗快讀佳文一過清  
風颯然不知煩熯之已去也日承賜近著三篇適緣盛  
暑未敢率爾奉報侵曉雨窻焚香盥漱始得妄肆品隲  
奉還典記夫今之爲古文者衆矣非勦拾剽賊卽襲取

大家皮毛於是學韓柳者失之支離蹇澁如口吃人作  
吳儂語口期期不似也學歐蘇者非淺則俗卽極力摹  
倣終不脫學究氣習甚且罵當世以爲無人毀先輩如  
攻仇敵固一時風氣使然哉適足見其驕矜滿假夜郎  
王自大之醜耳閣下盛年得志好學深思合觀諸作未  
嘗依傍古人門戶而繩尺矩矱無一不循乎法度乃復  
冲懷虛已下詢於東海之僮如窮者何足數哉何足數  
哉第少而從事於帖括之業古文辭間一爲之顧獨喜  
六朝聲偶之體旣而悔其少作一切棄去今雖稍稍變  
易終不能闖入古人堂奧佛經所云七處徵心無有是

處甚矣此道之難言也惟是讀唐宋元明大家之作有  
舊嘗服膺嘆息赫然以爲不可及者今或能指其一二  
罅漏之迹而平昔視爲澹然漠然無聲色滋味之可喜  
者今迺以爲絕妙方知古人之文愈澹愈遠愈簡愈高  
或此是衰遲以來之進步未可知也閣下其謂之何清  
秋洵爽居趾甚邇當晨夕造訪暢所欲言午餘一切面  
罄不次

表

擬 上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六科都給事中咨  
詢時政極言得失各賜銀有差廷臣謝表



伏以臯門畫永泰交隆三接之勤衢室晨開巽命作四  
隣之喜御青陽而臨左个慮切苞桑居元扈以問丹書  
歌成伐木榮分金錯光動玉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陳詩納賈聆謠俗於采風制治保邦每綢  
繆於未雨虞聰四達重華設進善之旌夏服五成神禹  
下昌言之拜湯盤在列具訓風愆傳版初登曰惟金礪  
武元端而訪範奠商鼎於三塗且赤舄而陳篇歌豳風  
之七月詢於黃髮庶厝火無憂念彼蒼生伊春冰是凜  
構丕基於馬上猶資陸賈之言詡大業於龍姿終藉魏  
徵之力嘉鄭崇之直履必先聞憚汲黯之莊冠而後見

漢相上陰陽之奏動人主以小心宋臣條水旱之書識  
孤卿之大體降於季業弊每申於申韓豈乏英君術恒  
參夫黃老問鬼神於宣室吾久不見賈生泣風雨於梁  
山此日方思陸贄堂上百里則堂下萬里大臣不言而  
小臣誰言賜佞倖之金寧關國體飽侏儒之粟罔念臣  
饑惟班聯多形迹之嫌致君父有推誠之悔鏤雲繪月  
誇多藝於雕蟲白筆青蒲斥一鳴之伏馬未有高居旃  
廈猶勤吐握之風旁採芻蕘不擇捐涖之細光照前冊  
流慶來茲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配重元祥鍾下武秉黃鉞而廓清四海武



穆文昭受玉璜而光宅中天堯仁舜哲威翔八表日南  
奉正朔之書瑞應三靈嵩嶽設陟方之館大貝菁茅咸  
輸太府白麟朱鷺並集郊園已治已安天下有泰山之  
勢其難其慎帝心塵簣土之防爰召六卿競彈冠以進  
旁聯庶位俾珥筆以從日麗螭頭識聖顏於寶幄雲移  
雉尾聞天語於層霄謂守成與開業孰艱子尚從容以  
對凡國計與民生所係朕將次第而施感清問之方勤  
諒披陳之無諱念昔函關初入惟約法以三章乃今嶺  
表來歸控幅幘於萬里地旣寬則阻於聲教或苛政之  
未除政太密則牽以科條致新恩之弗沛吏如驕莠城



狐多羊胃之譏賦類反裘星鬪重繭絲之困澤宮之草  
鞠矣鳴紘必賴文翁渤海之盜依然買犢還須冀遂棘  
林多夜哭誰其平肺石之寃甲觀已聳飛竊欲省露臺  
之費郊餘鴻雁伊東杼之堪悲道有豺狼置南陽而莫  
問雖一夫不獲未足妨熙皞之風然十漸須防或至損  
貞觀之治觀滄波之未復臣其有慨於中聞葵藿之方  
陳上亦明然良久朱提錯落榮分漢主之衣玉篚焜煌  
溫逾楚人之纘容慈優渥將以礪其廉厲懋分難安益  
與思於鰥寡臣等才愧股肱司慚喉舌馳驅遠道庶老  
馬之堪師竭蹶微勞比飛蟲之弋獲求治或傷太急敢

開東溼之端御民詎患無方欲以張弓作喻聖朝無闕  
事宜將順之爲多下土抱其咨恐機宜之未盡對威嚴  
之咫尺何用率裾倘清宴之優游還期補牘敢不匪躬  
蹇蹇副我后之虛懷思日孜孜課諸司以實事伏願慎  
終惟始圖易於難母曰何傷几杖惕寧王之訓乃其有  
備于戈省說命之篇省事莫若省官急策賢良方正治  
人先於治法恒思薄賦輕徭調玉燭於宸心家沐蓋帷  
之賜奠金甌於卜歷臺書雲物之祥將甲洗天河兵氣  
銷爲日月而鳳鳴文囿卷阿生彼梧桐臣等無任云  
擬 上躬祀南郊以 太祖武皇帝配推尊四世云



以上大赦天下廷臣賀表

伏以聖昭馨德聿隆禋薦於昊天帝纘鴻謨克配穆清  
於烈祖溯本源而懷水木追遠何崇起廷廟以訖垓埏  
覃恩允錫九域仰大君仁孝千秋開有道靈長慶洽臣  
隣春回海甸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位在  
膺圖丕著維新之典義隆報本式彰異舊之恩肇肆類  
於姚廷奉高辛而作配告成功於夏后陟伯鯨以居歆  
商家濬長發之祥慶流元鳥周頌紀思文之烈瑞啟丹  
鳥駕玉輅而建龍旂昭其辨也器陶匏而席藁藉焉用  
文之九州登華實之毛率土識尊親之義然而環飛蠕



動每多待澤於下流苟非地察天明曷以垂休於四海  
方歌升陝輒誠三驅未告武成先宏大賚迨夫政由俗  
降因而事與經違魯號宗邦竟貽譏於鼯鼠秦稱霸國  
乃僭擬於祖龍曲度唐山罔諳太常禮樂時連汾水徒  
游原廟衣冠五德之論何誣四親之制非古碧雞陳寶  
漫誇黑帝之祠銀榜金莖空拜元元之像旣流卑而積  
薄復政燧而文苛大饗未能君子懼淫巫之漸小慈雖  
布善人有嗜啞之謠未有剗制顯庸廣廟中於天下明  
倫盡性連萬國爲一家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中函睿詰表著仁恭躬戴褒履巳之祥允矣

昊天宗子膺綠字赤文之命遂爲開國英君朱旗指而  
薄海永清黃鉞臨而寰區底定得周公爲叔父負斧戾  
而蒞明堂追季歷曰先王廣輿圖而思豐芑爰因五祀  
之昌辰特舉千春之曠典燔柴炳燎旁逮乎星日露雷  
執璧秉圭恍見夫弓裘劍舄卿雲璧月依盼蠻而萬福  
來同芝蓋龍鑿儼趨蹌而百神受職霓旌嫋嫋黃琮蒼  
璧之俱陳玉磬離離孤竹空桑之閒奏念開基之肇迹  
旣已昭雲漢而麗天樞乃反始之隆文何異祖軒轅而  
宗帝嚳孝思不匱方將後海先河聖澤旁敷更欲輕刑  
薄斂招搖風轉羣瞻象輅之雍容閭闔晨開俄聽金雞



之浩蕩委桁楊於狴狴立看北寺爲空罷租稅之繭絲  
不但南陽賜復尤以民多望歲有如疾疴在躬然而吏  
善舞文或以絲綸挂壁特命輜軒之使分行葭屋之家  
扶杖來觀泣空山之父老投戈掩涕消伏莽之愚頑有  
幹有年共切皇天后土之戴爲臣爲子誰無祖功宗德  
之思臣等器非犧象室未構堂聞皇夏之歌鐘神游帝  
所觀西京之詔令身躋熙臺楮笏工壇如在星辰之表  
班聯卿士當思風雨之從念昔鹿止陳爵尚多布茲贊  
采之英卽今髦士奉璋猶有常服黼皐之侶甘泉扈蹕  
無勞托諷於長楊茂陵著書未敢侈言乎封禪伏願緝



熙聖孝敬迓皇庥弊以漸而後除務先害馬利以不言  
爲大軫此哀鴻事天以實不以文匪恃菁茅之美敬祖  
所尊兼所愛常懷弓冶之心帝謂文王孫子典神天之  
主民歌夏啟君王朝江漢之宗將玉檢金泥陋云亭之  
七十二氏而器車澤馬尊鐘虞於億萬斯年臣等無任  
云

擬 上重念人才於 龍飛首科 特簡進士四

十六人入內翰林國史院讀書二十四人各

欽授科道等官羣臣謝表

伏以玉絃初闢風雲欣際乎泰茅晶鏡晴飛霄漢肇申







馬之符膺寶歷於丹鳥人獻昭華之玉左周右召每從  
石室書箴夕側朝嬰常向金函啟事乾離初耀政河清  
海宴之年奎璧含輝值鳳翥麟游之日見黃星於魯沛  
雍冀雲從下白版於蒲姑荆揚雷動機雲入洛肇自平  
吳賈陸來庭方當造漢羨神堯之初立隨方物以貢人  
材嘉乾德之明文念苦節而優士類待博士於金馬不  
獨平津策制舉於舍元實誇上第念輿圖之初定不求  
祿者有人願賢士之從游能尊顯之惟我遂臨軒之甫  
畢忽異數之驚傳帷幄方開載闕登瀛之選箴銘在列  
旁招補袞之才曲江錦瑟未闌姓字初書雁塔太液洪

波共沐瞻依快覩龍顏東壁西崑集鑿坡而翔鸞鶯青  
蒲白簡因豹尾而識神羊詔簡崔駟實一曰文章之雅  
帝咨汲黯卜他年社稷之臣法從扈甘泉仙掌動雞棲  
之樹夕郎趨畫省天衢開白獸之樽近侍護衣拂爐烟  
之細細舍人退食聽晝漏之遲遲斯誠曠世希逢允矣  
熙朝盛舉臣等微同爝火識愧射干覩黼黻於鷓墀奚  
辨銅籠之草聞鼓鐘於鶴禁欣聯玉筍之班侍栢梁之  
清宴慚無曼倩仙才望旃厦之從容願上王褒嘉頌敢  
不厚加敦策庶幾稍效涓埃學古入官景前徽而莫逮  
避人焚草問封事其如何伏願益懋聖修勤求吉士優

游藝苑不徒采庶子之春華廣納芻蕘勿過棄狂慙之  
芹曝明良合志不煩桴鼓之招宅俊盈庭無待桐魚之  
刻梧桐生矣鳳覽德而來儀冀茨依然豸無邪而奚觸  
將芘芘樸械再賡姬室之龍光而纓纓卿雲遠媿姚姒  
之鶴筵矣

策問

山西鄉試策問

問國家非貧是患患所以致貧者古一井之地九夫共  
之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是之爲田任土  
之宜以奠賦法是之爲賦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之



爲役井田之法春秋時已不能行王安石以周禮禍宋而言財者且以爲諱然今日曰租曰調曰庸非其遺意歟行之而或廢或興或通或塞將在乎任人而革弊易變卽法未足恃歟我朝受命重軫罷民凡征之無執者悉報罷矣乃生穀之土未盡墾而噉音肅羽所在見告大農之所入幾何水衡太僕之所費幾何西北之芻茭車輦若何使輕東南之挽漕以及綾絕漆革之細若何使減是未可繚棼絲而重傷宿疢也夫救療者必以參朮去害者先其太甚公私之際安咎安施是固李翱劉晏所宜抱籌而深論者矣

又

問賞罰之權曰天曰君曰史故春秋之法有約而章也  
有順而辨也有義而斷也有褒譏無毀譽也狩麟以後  
權書中絕子長氏悼史譚之遺志勒成一書雖間多舛  
悟異於編年紀事然讀之而欲歌欲啼欲肅冠以拜欲  
操杖以擊班范而下唯歐陽五代史近之其他晉隋唐  
宋之書撰著非一是非淆錯立今世以指其故亦有可  
詳者乎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行事具在國家旣開  
蘭臺釐緝之矣然其因革損益賢奸回正以及靖難復  
辟議禮諸大事昔所諱令所彰將前牒亦未可憑歟夫

有南董之筆乃可折崔杼宣孟之心抑藏之名山必出  
一人之手方爲定論乎諸士賁三寸油素採擇古今之  
日久矣以其戎馬高車之覩記條上之聞異辭見異辭  
奚不可者尚方且給筆札以俟

啟

謝李望石婚啟

伏以岌業龍門方羨歸鴻之翼迢遙鯉素俄飛靈鵲之  
音襲薌澤於蕙蘭無遺葑菲倚雲霄之松柏幸附絲蘿  
喜溢三生歡聯百世恭惟閣下望重人龍名高殿虎終  
童射策誇早慧於齊臺賈誼匡時蜚英聲於宣室馬蹄



蹀躞春看杏苑之花鳳詔從容夜直鑾坡之草蓬萊雲  
五色袖惹爐香憲府柏千尋冠彈鐵柱避御史之青驄  
聲著埋輪之下跨仙人之黃鶴風清攬轡之中帝曰都  
哉召班生於禁內汝其蒞止借劉晏於淮南卿月魏遷  
匪獨功高煮海山龍待補良由直著批鱗白苧徵歌暫  
領平泉之烟水黃扉趨召佇飛魏闕之絲綸仙李盤根  
堦下盡凌霄之羽猗蘭奕葉闈中擅咏絮之才何期犬  
子之無知謬忝雀屏之佳選瞻茲棨戟景王謝之高門  
執彼斧柯締潘楊之永好情深舐犢載歌桃李之華慶  
兆占鳳彌愧蒹葭之倚弟某爨後枯桐山中散木叶徵

蘭之夢慰枚叔於暮年當采艾之辰與田文面同日纔  
勝竹馬敢希此日乘龍忽降鸞書預卜他年挽鹿江湖  
遠放補天吳紫鳳之圖篋篋初將乏路馬乘黃之贈屬  
蕤賓之令序諧嫵婉之佳盟緹扇五明映車中之七寶  
綵絲千縷繫月下之雙趺敬謝冰言先布投桃之悃尚  
申燕喜容修贄雁之忱莫罄歡悰仰祈慈照

又啟

寒門薄祚歎風雨之飄搖暮齒頽齡幸箕裘之克嗣迺  
蒙不遺菅蒯之微俯納蹇修之請羨令儀於鍾郝得此  
好逑聯芳姓於朱陳良爲厚幸謝庭有女幼秉蘭心劉

表之見終慚玉潤卜云其吉聿來青鳥之書我心則降  
顧乏藍田之璧誦停雲之句溯華月於雕梁咏東楚之  
詩見三星於蓬戶南飛烏鵲繞三匝以無枝上界鷓鴣  
諧百年而比翼暫浮家於笠澤自歎飄萍佇稅駕於枌  
榆方將莫雁敬謝如山之諾祇深倚玉之歡三徑就荒  
欲學出山之小草萬間永庇長依拂日之喬松

賀山東袁撫臺新任啟

伏以惠洽盤江六詔式車書之化風清溟渤二東瞻袞  
繡之榮仰峻極於龍門情殷執御賀生成於燕廈慶溢  
彈冠恭惟閣下經綸濟世文武憲邦系出汝南家世美



蓬隗之業望高斗北聲施齊韓富之名辰告遠猷懷國  
是於廣廈細旃之上昌言讜議持丰裁於赤墀青瑱之  
間惟

先帝擴知人之明□□□□□□□□□□以我公  
負澄清之烈彤駟臨洱海聿戎底定之勲絕域風馳見  
呂嘉之授首苗民景附懷馬援以歸心孝媿梁公丙舍  
祥凝三秀人思韋相滇人尸祝千秋甫御祥琴天地宜  
資夫寅亮旋聞推轂山河仍借乎保釐龍德正中值真  
人之南面鴻飛遵渚喜元老之東征鳧經龜蒙至道佇  
聞一變穆陵無棟報成不待期年某等鱗餘息身屬浮

生奉教燕臺謬荷提攜之重備員邊徼徒深涸湖之恩  
讒遭含沙七尺幸逃於鼎鑊身如落葉八年飄泊於江  
湖我生不辰嗟覆巢之難免齊今得歲逢福曜以來蘇  
竹馬歡迎旣歎山川之阻羔羊獻壽遙分棨戟之輝薄  
將南澗之毛聊展二天之喜戴高履厚快樾蔭之方長  
就日瞻雲幸芳型之未遠伏惟丙鑒曷任寅虔

又啟

恭惟閣下昭代股肱盛時舟楫避人焚草表陽城直節  
於殿廷報主舉帷齊諸葛大名於宇宙金馬碧雞已著  
埋銅之績泰山滄海重開賜履之封念杼軸之將空民

亦勞止喜旌旄之載賁治其康哉某逢時多舛賦命偏  
窮聆咳唾於九天曾叨翦拂濶音徽於萬里徒切飯依  
才慚李白而有人皆欲殺之遭傲匪嵇康而有我獨何  
辜之歎吳山越水身旣狎於漁樵泛宅浮家盟已堅於  
鷗鷺無端小草彌深老驥之嗟企彼高牙未遂登龍之  
願祇陳尺素用寫微丹我心則藁聊布承筐之悃公其  
無吐爰賡采菲之篇莫罄歡悰伏惟慈鑒

賀楊提臺啟

恭惟閣下開天偉伐軸地殊勲一劍凌霜盡掃豺狼之  
跡六鼇橫海聿消鯨鱷之氛副九重頗牧之思誕膺帝



眷受十二河山之寄重慰輿情滄海無波師尚父齊名  
於青社黃河如帶郭汾陽紀績於丹青誠北闕所倚爲  
長城而東方咸依夫大樹者也某久叨懋蔭長庇雲天  
茲何幸而再覲袞衣使得長蒙其休澤也敬遴下走代  
叩台墀不腆寸芹殊慚輶褻伏惟鑒其葵藿之忱俯賜  
葑菲之采其榮藉爲何如耶

八日請馮易齋司寇艾長人總憲高念東副憲啟  
楚水楓林臥滄江而將老燕臺霜月歎華髮之重來暫  
謝山中麋鹿之羣重瞻天上鷓鸞之侶揚子雲之寂寞  
掩藜閣而送殘年劉賓客之飄零撫桃花其如隔世茲

逢人日正自公休沐之期敬翦春蔬邀上客從容之燕  
笑賤子寒酸斯極寧堪吹甌上之塵恃將軍禮數之寬  
願少駐花邊之馬灑掃以迎劍履豈因今雨而回車上  
山而采靡蕪或爲故人而命駕敢曰蓬蒿三徑追南皮  
清夜之歡庶幾檠戟雙藤占太史星辰之聚

附錄高念東先生荅啟

緇塵竟歲蘭臺之走馬何功青帝回春柳陌之聽鶯得  
序十載華芝之夢師憶嵩陽千金郭隗之臺友來吳會  
楚臣多弟子宋玉無雙燕市有屠沽漸離其一歡然把  
袂頓爾開樽聚三千里外之萍踪數二十年來之怪事

試青瑣而起草晁賈代有牀頭卜紫閣以調元銀鐫讒  
來鼎耳至於牢修上變誰憐孟博之寃梁獄陳書重灑  
鄒陽之淚伯通庶下人識春音少伯船中波搖鈿影賜  
環北闕久闕姑布之言投牒西曹行奮澠池之翼悵劉  
郎之前度兔葵自笑春風召宣室以重來灌絳皆隨逝  
水燒熒熒之高燭語深萬疊風濤擬切切之哀絃欲下  
千行滄泗重期舒寫庶散鬱陶上國少閒人燕處故宜  
數聚寓公有盛饌倒行未免多慙閣下長卿文采久冠  
諸公小杜風流原無餘子金荃盈筍賦成豈止梅花石  
鯨臨池詩近還驚明月狂真我輩儔是人豪況夫東海



垂綸西秦秉鉞函蕃綺鋪葉底應隨太乙之舟海棠霞  
散菴中或佩重陽之籙敢乘人日敬叩仙踪餘事柔頤  
閒情寓目萊雞味旨函廚魁玉饌之班莊蝶夢迷錦瑟  
憶金錢之會天明起坐日映涓承

同鄉爲范封翁求祀鄉賢與督學楊東始公啟

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實維輿論之公賢大夫舉而揚諸  
朝允賴鈞衡之重陳太邱名高漢世洵一代之君宗許  
子將品重汝南定千秋之月旦勅封文林郎黃邑范丈  
六先生學本儒真年稱人瑞至行無慚於曾閔步趨一  
軌於程朱避地而遠將嚴父破巨浪於千尋籲天而祈

代慈闈錫遐齡於三紀焚馮驩之券初無市德之心分  
邱氏之居曲盡卹孤之誼惠澤旣周於宗黨義聲克著  
於鄉閭孝先博物沉酣六籍之文季野不言躬備四時  
之氣立德立言擅人倫之不朽以爵以齒稱天下之達  
尊經旣明而行則修積之厚而慶斯集伯子計部君生  
元命世之材早服趨庭之訓先憂後樂恪遵文正之芳  
規移孝作忠弗忝忠宣之令範縮符三輔勵清節於懸  
魚運策中樞著撝謙於數馬比遷官於司庾惟奉教以  
飲冰燦燦龍章扶掖下循牆之拜鬢髮鶴髮封題有卻  
絹之風梁木忽頽共切瞻依之願高山可仰彌深尸祝

之恩衆論旣定於闈棺一言實資於當軸恭惟閣下奧  
學淵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榮河溫洛之邦絃誦相  
聞在滄海泰山之域庶幾一變而至道恒思三握以求  
賢挹彼清芬孰曰魯無君子欽茲懿矩堪方晉有徵君  
公聽並觀揚屹於其慎其難之際闡幽顯隱主裁於至  
精至當之餘希賜寵榮用光盛典式鄭康成之里允堪  
俎豆於官牆表范武子之賢爰樹儀型於桑梓求仁人  
之粟不如蒙隻字之褒示大道之公並以作千秋之勸  
仰冀高明之鑑不勝禱祀而求

冬至賀浙省中丞啟



陽剛初復洪名日麗於鴻圖大德方亨駿惠風升於烏  
署披鄒律卜乾坤交會占璿臺知福履駢臻響協金門  
先生玉帳台臺德齊方召道合伊周昔年屏翰雨隨澍  
以皆甘此日轅牙星遙臨而俱福書傳黃石雲連三千  
甲之犀軍術授白猿霜淬十四州之劍影鴻勳茂樹變  
臨淮之壁壘旌旗豹畧出奇儼孔明之綸巾羽扇金麾  
震地逆濤駭京觀之雲玉節遙邊烟井靜樓臺之月看  
峰從天外飛來屹作東南巨鎮聽潮向海邊射去永消  
島嶼狂瀾飛葭灰於六瑄適符天地之心出金谷於丹  
鑪咸頌陽春有腳旣挽銀河以洗兵青萍耀雪將佩玉

魚而調鼎紫閣摩霄某忝分臬符重慚襪線哀鳴之野  
雁未戢羽而於垣絡繹之雄彪惟持戈而待餉方茲黍  
谷春回藉爾福星下照欲致窮簷安澤惟祈暖日分暉  
庶妖氛清淨不煩太史書雲淑氣更新寧假成花擊磬  
按七政之初齊觀羊角扶搖之異協三冬之始慶補龍  
鱗黼黻之章敬修獻履微儀候戊履於星辰之上喜介  
黃鐘令節佇銘鉉於槐棘之間仰冀丙容式抒寅悚

賀某親王壽啟

伏以椿景凝禧鶴馭握大年之算桐封啟運鸞笙引介  
祉之樽羨純嘏之方熙情殷鳧藻曳長裾而未逮望切

龍門敬達中涓肅陳下臆恭惟殿下至孝格天孤忠浴  
日登壇類禱繫社稷之安危仗鉞除兇雪君親之讐耻  
是以歡聯魚水托心膺於九重因而誓指河山締姻盟  
於萬禩西方弗靖指麾仍借汾陽四國是皇征伐爰勞  
公且堂堂旌旆無容假道於陰平濯濯聲靈遂爾長驅  
於劍閣九天九地驚上將之飛來七縱七擒知南人之  
不反挽錦江而洗甲翻爲雁鷺之池倚玉壘以懸弓笑  
布鷓鴣之陣勲業允高今古更著謙冲軍機悉決纖毫  
仍就文墨帳前耿賈抵掌而成聚米之形座上鄒枚搦  
管而奏擲金之賦值茲星泛月飛之會正當虹流電繞



之祥工叶賓歌園客立風而酌斗譚調渝舞山圖望氣  
以傳書青鳥使來緹扇雙迎乎南極紺睂客至丹毫載  
注於東王樂聞魏絳之歌鐘翰然振萬羣效封人之交  
口祝者維三某識微測蠡鄙附放鳩隴阪備員每忖戾  
同山嶽梁園授簡恒思榮附雲霄未陪蘭殿之豫遊徒  
擬芝房之詞句慶生成於燕雀奚酬浩蕩之春暉咏頌  
雅於岡陵聊罄涓埃於秋實伏願瓊珪日永弧矢川長  
天保之頌王公迪吉蠲而祈九似蓼蕭之咏君子綏福  
祿以至萬年

頌

松鶴千齡頌

稽古一代之興必有忠貞篤棊之臣內而燮理承弼外而總六師統方鎮爲

天子伸威萬里而厝百姓於衽席之安其人類皆光昌俊偉鍾間世之材而淳龐敦厚之氣恒溢於衣冠劍舄之外用能保乂 王家以億萬年敬天之休垂之竹冊光於彝鼎商之傳說周之方叔漢之蕭何唐之郭子儀宋之曹彬文彥博皆其人也大司馬馬公奉 明詔綏南服三年於茲矣其聲靈之赫濯則雷霆之震層霄其慈惠之翔洽則陰雨之膏萬物自深山窮谷頑夫悍類

以及輿臺賤隸婦人孺子莫不回心抃首游泳乎聖澤  
僉曰休哉世世勿忘我公之賜惟

天子亦曰予一人汝嘉將有形弓圭瓚之榮而公乃受  
命益恭冲然無矜伐之容抑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斯足  
以當之矣余小子備員交戟之下嘗一拜見公顏色猶  
登岱宗以觀滄海茫然莫測其高深退而自慰欲作爲  
歌咏以贊述之而豐功駿業譬之星雲日月有非言辭  
所得而形容者焉三月庚申適當公攬揆之日詩所謂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之候也客有持松鶴圖示余者余  
維古之言壽者多引松柏爲喻而易稱鶴鳴子和養生



家復言其能胎息引氣蓋其孤標霞韻於公有是髮鬚  
其萬一者不揆固陋爲之辭以侑觴拜手稽首乃作頌  
曰

有松亭亭於彼岡陵匠石爰度天廟乃升有鶴翩翩於  
彼芝田孔鸞是侶聲聞在天顯允宗臣秉德孔均允文  
允武以綏下民闐闐鐘鼓江漢之滸旣克蠻荆遂荒南  
土惟

帝曰都嘉績是圖錫爾介圭弓矢維盧懋乃新庸以弼  
子躬倦我黃耇勿從赤松我公嶽嶽鬢髮如鶴其容不  
改目光電燁魚服象弭路車有奭之綱之紀百察所式

彼松之光彼鶴之裳庶幾似之萬壽無疆

贊

同年王春如像贊

曲檻名花匡牀棊几滿引濁醪香生羅綺奇雄心於羣  
玉山頭老閒身於溫柔鄉裏擾擾生徒笑季長之未達  
翩翩豪舉慕信陵之公子斯人也蓋將托簡兮以玩世  
故其視簪裾如敝屣雖駟馬與高軒吾知其不以彼而  
易此

胡去驕像贊

程周旣沒百川斯倒安定先生風清電掃上溯羲文坐

續佛老堂堂仲子越在襁褓鯉也趨庭聞道獨早戰勝  
而肥其容肆好扣之則鳴望之如槁尚慎旃哉令名是  
寶

孫無言像贊

孫樵旣遠邈不可攀也君其苗裔何氣岸之班也著書  
滿車藏名山也霜筇七尺與華髮而同斑也歸歟歸歟  
烏聊白嶽之間也

武緯天像贊

落落乎巖際之松矯矯乎雲中之鶴踞危石而孤吟引  
濁醪而獨酌目若有營心無所著吾無以擬爾之丰神



殆有似乎峭拔千尋之華嶽

鍾馗贊

彼虬髯宮袍袷髮衝冠目常睜叱風雲走雷電侍帝旁  
鈞天讌召豐隆爲子殿醮山魃怒而咽丹青手王生擅  
拂霜毫開生面儼精靈時隱見魑魅羣方繁衍敢跳梁  
誰呵譏昔則雄今何善馗乎馗乎勇且悍胡不礪爾腰

間劍

銘

張幼暈竹節石銘

茲片玉崑丘璧節鏗然琅玕碧徑寸爾瀟湘魄女媧氏

補天隙五雲車誤一擲張公子負奇癖佩諸懷涉安適  
涉江湖風雨夕龍與螭將見索拔魚腸手爲格千金可  
沉莫與易

疏

先大夫忌日設醮於潤州上方寺文疏

蓋聞霜霰交侵孤子若辭柯之葉春秋代謝生人真過  
隙之駒望雲影於松阡空灑三年之血乞珠光於蓮座  
能消萬劫之灰痛思故父某官德器渾涵行儉羣推爲  
先覺天姿朗悟維摩或是其前身挺灑氣於星辰篤生  
有自矢英魂於鋒鏑跡死如歸兒童亦識其忠共指白

虹之貫日天子聞之而歎爲須紫綽於豐碑極有六而  
親羅厥凶豈尚前修之有缺生在三而我獨不穀實惟  
小子之無良歎日月之不淹音容如昨撫衣冠之僅在  
寒暑頻遷有子五人嗟喪亡之殆半無家千里悼魂魄  
其何依生者偷視息於天涯竟乏廟中之祭死者諒闕  
園於泉路何如地下之歡茲逢撒瑟之辰爰啟孟蘭之  
會本無菑障當生金粟之鄉詎有孽緣合在水晶之域  
伏望聖慈接引法雨消冤俾永離夫火宅得証果於西  
方抱終身之憂永廢琴瑟於此日借諸天之力再爲父  
子於他生謹疏



同杭州紳士爲左方伯袁輔宸祈子疏

伏以天心佑善宜善感之無私輿論歸仁祝仁人之有  
後頌繁禧者億姓籲彼穹蒼祈昭格於三靈鑒茲誠素  
今爲某官身逢昌運毓爲楨幹之才惠洽名藩丕懋旬  
宣之績推誠御物鞭笞不及於輿臺節用愛人杼軸無  
嗟於箕斗盛德在躬應有螽斯之胤寧馨未兆猶虛蘭  
夢之徵王事劬勞已過商瞿之歷民情鬱結咸爲邵伯  
而憂雖嘿嘿有靈報之遲者食報必厚而喁喁衆望願  
其速者更願其多爰修清醮敬卜良辰迓仙聖之霓旌  
啟清都之寶籙合兩浙西東士女頌禱同聲祈大羅上

下神祇降臨有赫伏願大彰司命之仁急遂封人之請  
釋迦孔子送來天上之麟賈誼曾參誕作河東之鳳森  
森蘭桂寧誇荀氏之星辰奕奕貂蟬再續袁安之閭闔  
謹疏

傳

韓隱君傳

隱君姓韓氏諱原濟字發之別號發西父應庚明萬歷  
丁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按部河西山左有惠政丰采  
著於朝廷中歲家居屢薦不起學者稱西軒先生今郡  
城南有峰突起灤水滙於其下朱樓石磴掩映如畫蓋

先生垂釣處也里人思慕先生高誼名其地曰釣臺西軒公年逾商瞿未舉丈夫子元配郝孺人憂之聘於劉爲亞室是生隱君幼而早慧西軒公最愛之年十七西軒公捐館舍郝孺人年已耄矣劉母佐持家秉御僮奴嚴而有則擇良師以傳隱君方是時海內無事縉紳之子席溫飽之餘蔭慮亡不呼鷹蹴鞠追亟于狹邪之場甚且有傲其諸父伯舅者劉母躬自督責一動止不少假以故隱君折節讀書循循如寒士甫弱冠爲邑庠生後選入太學庚午之變孺人度城不能守以五千金詣監軍犒師已而遍召族黨縱其所取僅以千金貽隱君



俾出亡於外隱君泣不行孺人叱之曰若不念韓氏絕祀耶且母子俱死何益若行矣吾以死守門戶事平而母子無恙也隱君性至孝傷西軒公早世每饋必奠而後食與人交坦坦無叮哇見人之有機事及談說人過失者面爲之赤曰天壤間吾不信有此事甲申神京陸沉謂其子鼎業曰吾聞林慮可以避兵古之隱者多居之於是攜孥以行所親者力勸之不爲阻或有問其故者笑而不應久之遷鄆陵繼乃買田密縣結廬大駝山之麓而居焉丙申冬卒於密縣享年六十子鼎業奉骸骨還葬於西軒公墓側事訖歸耕於密從遺命也隱君

之葬容城孫徵君嘗誌其墓家世子孫具載志中徵君  
名奇逢隱於蘇門世人罕識其面其銘隱君曰不雕不  
琢終身慕親謀不在食憂不在貧鄉人以爲定論云

紀略

益詠堂紀略

先君諱應亨字嘉甫號長元萬歷乙卯舉於鄉天啟乙  
丑成進士出國子祭酒侯木菴先生之門丙寅謁選人  
授大名府清豐縣令清豐古頓邱也其俗尚侈靡有抱  
布買絲之遺風少年亡賴好爲構蒲羣飲卽負者彎弓  
廣陌禦過客而攫其金甚或椎埋發塚剽掠長吏不敢

問最甚者爲白棒手其人率豪猾大姓家累數千金其  
泄盟也以丹雞用吳綾書姓名自訟師市僧以及狗屠  
傭保無不與意有所不快輒擊之一噓百餘挺重者隕  
命次亦戕體傷肢其家赴愬未及而無情之詞已下有  
司矣人家有好女子豪欲以強得之卽爲傳會婚單趙  
甲爲媒李乙爲納采使譎張譎詭勢如蛩蛩距驢是以  
良民觸之不破家不止先君知其然下車問民所疾苦  
父老或對或不對於是潛行體訪一夕盡得其主名平  
旦坐堂皇語吏曰某所有馮進場者方與羣兒博可盡  
執以來敢縱者殺勿赦少頃吏果縛數十人至皆銀鎗



相貫籍其家則盟書在焉因杖殺進場大門外而囚其  
罪輕者爲耳目於是紛紛投首願毀其籍爲良民者亡  
慮十數家而境以內歡聲匝地以爲不圖今日復見紀  
綱且有宋公來捶手災之謠有婦人毒殺其夫而誣其  
夫之弟先君察之無戚容乃呼取其婢給之立得其與  
姦夫謀殺狀因具獄釋弟歸在清豐者五年其摘發奸  
伏類如此清故患盜從先君來始稍稍避匿然而開州  
滑濬東明曹濮故盜藪也清之人不便爲盜者則走而  
從此數縣此數縣又轉相戒曰慎勿入清豐界內也一  
日臺使者檄州縣會捕劇盜先君以二人往道遇開州

使飲而醉露其批餘盜見之悉擒去見其魁魁命人作  
二坎取開州使生理之而釋歸此兩人曰爲我謝宋公  
示不敢犯也兩人狼籍奔還口呿而不能言曰微我公  
幾不免裸葬哉有賊首謝小溪者南樂人漕使者索之  
亟誤以爲清豐發健兒十餘騎來擒捕夜入莊村不道  
所從來人固已怪異之而清之境婦人兒子聞賊來皆  
鳴鑼吹角相擊逐其什伍悉先君所部署以故頗傷敗  
之於是總河尚書李公若星大怒謂縣官不助擊賊反  
護之而盧公象昇力請之終不解先君因自請追捕期  
以一月報命果得之河南界中李公大喜且悔其誤乃

首薦先君於朝曰吾舉賢以補過也戊辰覲京師舉循  
良第一清之學宮侈剝不治先君與其鄉大夫學博第  
子謀新之殿七楹雕甍刻桷旁及衙齋廊廡戟門射圃  
無不翬飛壯觀輪奐一新者旣落成乃進諸生而教之  
藝泮月必三較之簿書稍暇輒與之講鄉飲大射之禮  
蓋是時海內方無事故欲有所振興鼓舞然清人士亦  
皆彬彬向學庶幾德讓君子之意矣丁卯錄科先君首  
拔者幾人李君皇行杜君驥同舉於鄉鄭君位應戊辰  
恩選自是科名蔚興聖殿有產芝之異歌其事者猶推  
本先君也清有使館二浸久頽於風雨輪蹄交道客至



有崩壓之虞巡方按臨歲無虛日堂廡厠溷皆以綵繪  
衣樑柱供張勞費歲以千計先君謀之鄉三老僉曰法  
當改作惟使君命材木括之四境瓦甃出諸鄉遂銷金  
束矢之罰悉以充丹堊之用爰及几案庖滷之具纖悉  
畢備曾不期年事訖而民不勞由是賓至如歸流連歎  
息堂上之棟至今猶大書先君姓名而清人不苦於供  
億土木之役者殆四十年所矣清有二蠹焉其爲民害  
也久一曰俵馬一曰驛馬俵馬者擇富戶買馬令解赴  
罔寺其費嘗數倍不止芻秣之不時卽其家與馬俱斃  
且罔寺非遽收也又有胥吏之費焉驛馬之爲累更巨

其父爲廝養卒其子必且行乞先君以問吏官與民養馬孰便吏曰例也未聞官養馬者先君怒曰不然夫民破家析產相隨屬而爲上者猶守文不變馬之設豈端使然哉且無民又安所得例於是發庫中金使人購良馬於市選其上駟解罔寺而以餘馬爲驛騎解與養民皆不知歲可省一二萬金其後他縣亦效之百姓始無馬患矣清之爲邑也小而疲縣役最繁多先君以爲戶則不定其勢終不得均乃畱心編審取則壤之版手校之已而行丈地法時以輕騎臨壘畔猾胥豪右不得相倚爲奸利夙弊爲之一清五年之內未嘗取民間一紙

催科不以鞭朴爲大匭四如銛箠使民自往投之及期  
吏報曰匭滿矣則集官寮共兌卽錙銖無入私邸者當  
是時清竟大稔路無鳴鼓囹圄空虛斷獄自大辟以下  
纔不滿十數士安於庠女勤於織幾幾乎夜戶不閉道  
無拾遺御史臺交章尉薦無虛日而陳明卿太史奉使  
信宿亦爲低徊歎息比之中牟穎上焉辛未行取入都  
考選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壬申二月改吏部稽勳司旋  
調考功文選副郎癸酉典試河南取士八十六人踰年  
轉稽勳司郎中以王母李太淑人春秋高上疏請終養  
歸癸未萊陽城陷先君死之事聞贈太僕寺少卿予祭



葬先君之去清豐也其父老孺子日夕滂泣思慕若嬰  
兒之失父母乃立祠堂於北郭以地近講武臺爲先君  
精神所往來而田夫村婦有見欺於豪暴者必以一辦  
香禱諸祠而詛之曰宋公在汝何敢橫若是二月晦日  
爲先君生辰邑大夫及縉紳士庶咸具衣冠齋酒醴瞻  
拜伏謁如事神之禮門外設優俳走馬陳貨幣爲酺樂  
率三日乃罷至有歛歔號咷莫能仰視者癸酉自中州  
歸假道并州與故人爲十人飲鄉三老皆遮道叩頭望  
塵加額而嚮之亡賴子弟亦擔酒漿挈壺殮感激流涕  
曰吾儕小人犯法固當死賴明府生全之至於令長子

孫不敢爲非矣所至擁抱馬首不得行先君亦流連歎  
息每亭郵爲盡一觴送者至數百里猶相屬不絕焉甲  
申以來土寇蜂起城外居民半皆焚燒延及神廟官祠  
亦多不免惟南將軍鬻雲沈青霞鍊及先君祠宇獨存  
賊相率羅拜曰宋公有恩德於吾邑不可燬也事平之  
後邑人更加修葺復舉生辰祭獻之禮甲午春予有分  
巡隴右之命道出清豐甫入境士民絡繹郊迎黃髮  
鮐背之老攜其子若孫會於祠下見先君之畫像咸悲  
咽失聲因畱之祠中歲時瞻謁其送予而西也傾城而  
出攀車號哭予亦悲不自勝目爲之腫邑宰徐君廷棟

慨然首倡重建大門垣牆之缺者撤而新之諸生司馬  
應午捐田三十畝爲香火地比予量移北平再經祠下  
父老之迎送悲喜一如初至辛丑予遭冤獄清人脩祀  
事益勤至於今又十年矣去年秋予便道至清豐士民  
相賀更生皆來助祭而曩之黃髮飴背者寥寥無幾矣  
諸生程世則等公議於堂之前楹增置重簷庶幾上雨  
旁風有所障蔽予曰琬爲人子奈何累及貴邑再三辭  
讓不獲請今以書來告落成且因堂之舊而施丹雘焉  
僉曰此一役也可百年勿壞嗚呼是何風土人情之厚  
一至斯哉敢乞



大君子賜之黼黻勒貞珉以垂來世先君幸甚清之人  
亦幸甚不孝琬感且不朽祠之建始於崇禎辛未鄉先  
生文選郎中李公其紀題其額曰益詠堂祠有碑公所  
自製文也

碑記

揚州放生池碑記

古者州澤之利與民共之而其取之也有制獮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梁代蛟斬鼉登龜取黿循乎月令之經以  
故三代之時魚鱉咸若而物無疵癘自虞衡之官廢而  
國之厲禁以弛於是浮屠氏始以放生之說消殺機於

萬分之一吳越之間所在都有推而廣之亦足以補王  
政之缺焉廣陵東南一都會也物產之饒爲天下最而  
俗尚侈靡往往一七萬錢戲人畧師競爲巧利而纖鱗  
寸介互貍蠹羸之屬罔攸逃乎砧俎前撫軍潛菴鄭公  
惻然傷之乃因漕河之舊渠濬以爲池南北相距廣柔  
三里豐碑渥丹陷在寺壁今自文峰浮圖以至九龍橋  
皆其地也歲將三紀人去法涇湜湜清流汚萊彌望長  
菱叢葦蛙黽是宅僧徒歎息殆以爲魚龍之浩劫矣歲  
丁未大中丞高公以

今上躬親大政告於嶽瀆之神禮也事訖旋朝道經邗

上既詢故趾瞻望咨嗟曰吾奉詔萬里薦圭璧於山川誠欲雨暘時至而庶物得遂其生也今前人有作而聽其壅淤不治哀物命之暴殄而莫之救殆非天子所以命使臣之意雖然官有局弗可侵也問諸有司曰非其所事守也姑去之以待來者歸而語於御史大夫馮公公曰是吾心也越明年巳酉予有視鹺兩淮之

命於是二公醢酒相慶曰成吾二人之志者子也子其圖之余再拜受教爰從暇日躬行相度載淪厥源載疏厥穢峻其隄防時其蓄洩夾岸植垂楊數千百本烟霏霧靄掩映如畫魚鼈鱗鱗禁不復施鯨鱣鱣鱣噉鴨游



泳於其間鵝鵠鳧雁翱翔鳴唼於其側雖未足與吳越  
校勝而回視疇昔非復荒葭奧草之悲涼矣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君子仁民而愛物丙吉爲相舍道旁  
死人而問牛喘論者謂其得大臣體蓋以一物失所是  
以召災禳而乖陰陽之和非細故也今馮公方以大將  
寇持天下之平而高公則新拜

璽書爲御史大夫之副充此不忍一物之心放而至於  
四海而準將使狎狴無冤氓而山林無放士佐我  
與朝臻於上理矜寡惻獨之人各得其養自麟朱草之  
瑞不絕於書斯則二公之志而區區鱗介之蕃孳乃泰

山膚寸之雲雨耳予不佞得藉手告成事以塞二公之請而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勿替於永久於是乎書

重修福昌院碑文

代先大夫作

福昌院者邑東南舊刹也攷之縣志則無違余提篋高氏家登陴而見之去道周尚數里許岡巒鬱鬱抱松杉蒼蔚空山寂寥時聞鸛鶴嘹唳之聲其北之巋然矗立而隱見於亂峰層蔽之間者辛氏之樓居也蓋是時辛氏方以素封擅通邑每出牧散其羣羊山谷中前飲大河而後屬欄櫺戢戢然若望厚雪殆幾幾蜀卓氏寡婦清矣而栢岡公者爲今茂才元美之大父意其盛時元美

或未嘗生卽生當亦在襁褓垂今三十年聞栢岡已老  
且去執抱其幼子居他墅而元美兄弟文譽特噪至是  
乃以茲院之碑請余爲記嗚呼人世之遲速盛衰顧何  
如也元美之言曰予兄弟少讀書此中後乃去日久今  
避人復負笈來至其門則兔狐三四向內走輒隱不見  
野豕人立蹲几上鼓臥鐘追且斷棄樽廢餽鞠於荒草  
而寺僧之存亡遷徙則不可知予兄弟乃不禁愾然而  
傷之矣夫前此者有事矣是予大父子父之所杖而游  
也是不可以弗完也完又不可以弗紀也君子曰辛氏  
之子於是乎可與聞道矣夫佛之爲教亦甚廓略也廣



厦網旃以居之雕楹刻桷以飭之所稽首蒲伏而儼如  
鷲峰之在上者西方之人實東牆之士也而世乃奔走  
之唯恐後則以爲是有人焉故行道之人而皆弗忍  
也元美隕涕廟門實有愴然水木者則試與元美涉大  
河之澣登陴而北望其家復有昔時之羊者乎當無不  
憤恨於邑面發赤日夕恐墮其家聲矣人情生於所激  
而廢於所忽若茲之益人感觸又何可少也書言若考  
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又曰若作室家旣  
勤垣墉惟其塗暨茨夫蒼神之貺以勿墮先人之功固  
孝子之行而君子所樂稱也故曰元美可與聞道也而

世人不悟乃有墮棄堂垣為梵宇者飼鳥雀而望其環報豈不繆哉是院之修自元美曾大父至於今凡若干年莫能考其建制廟前有古塚如陵世相傳以為漢紀信先壠說荒陋不足信然余聞紀氏人率剽悍使氣好鬪任俠輕蹈死近之矣

孫永年敬刊

曾孫

字

校訂

安雅堂未刻稿卷第七終